

集說小篇短爾戈太

種十八第庫文方東

商 東

太戈爾短篇小說集

東方雜誌二十
週年紀念刊物

Short Stories of R. Tagor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
十月初版



◻ (東方
文庫) 太戈爾短篇小說集(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目次

| | |
|-------|----|
| 髑髏 | 一 |
| 瑪莎 | 一五 |
| 歸家 | 四七 |
| 愛情的勝利 | 五九 |

髑髏

雁 冰譯

我們孩子們的臥房間壁的房子裏，有一個髑髏掛着。晚上微風吹動了，髑髏便要刺刺的響。白晝裏是我們玩得他刺刺的響，我們那時正跟着康勃爾醫學校的一個學生學骨骼學，因為我們的保護人想叫我們把樣樣科學都學得好。至於到底學好了沒有，那些曉得我們的，不用我們來對他們說；不曉得我們的，我們也樂得藏拙不說了。

現在算來，已經過了許多年頭了。於今那房子裏的髑髏，早已不見，我們腦子裏的骨骼學也早已還了先生，什麼影蹤都沒有了。

湊巧有一天，我們的房子被客人住滿，我不得不到這間老屋子裏來過一夜。換了陌生地方是不會就睡着的，我在牀上翻來翻去，聽近處教堂裏的時鐘，把全夜的鐘點，挨次敲過去。牆角的燈火，經過幾分鐘的跳閃，終於熄滅。我們家裏新近正死了幾個人，所以我見這燈熄了，不覺就想起『死』來。我想在這自然的大戰場中，我們小小人兒的生命的光明熄滅，（或在日間，或在夜裏，）正和這燈火在漫漫的黑暗中熄滅一般。

我這一路的思想，叫我記起了從前的髑髏，我正待想像這髑髏生前的肉身是怎麼一個樣子，我忽然覺得有人沿着牆壁摸索，繞着我的床走。我聽得那東西急促的呼吸聲，好像是在那裏找一樣失落的物件似的滿屋子繞，脚步愈急。我很自信：這不過是我失睡的，提神太多的腦筋的幻想；那些聽去像急步的聲音，實在是額上血管的跳動聲浪。但是想雖如此想，終覺得渾身像冷水澆着。我想壯壯膽，

因大聲兒喊道：『那邊是誰呀？』那東西的脚步聲音，似乎在我床前停止了，回答也來了：『是我。我特來找我的燭體的。』

我想這也是自己造成的想像，終不然便見了怕，所以我把枕頭抓緊了，裝作隨隨便便的說道：『半夜三更這種時候，來幹這事，正好！你要這燭體去有什麼用呀？』回答的聲音好像是從我的蚊帳裏發出道：『你真問得奇！這燭體裏有的是包藏我的一顆心的骨頭；我二十六歲時花一般的年少也寄託着。我不該很切心的想再見一面麼？』

我說：『自然，一個完全有理的願望。對了，你找你的罷，我可要略爲睡一忽了。』

聲音說：『不過我以為你一個人很寂寞。算了；我坐一忽兒罷，我們略談幾句。幾年前我常常和男人坐着談天。但是近三十五年來，我只在化屍場的風裏悲嘯。我現在想再和個男人談談，和從前一樣。』

我覺得有個人靠帳幔坐下。我那時忘了自己了，就用極誠懇的聲音答道：『那

是極好的。我們講些有趣的事罷。」

『我想得起的最有趣的事，無過於我自己的一生歷史了。讓我講給你聽罷。』

那時教堂裏的時鐘剛敲四下。

『當我活着，年輕的時候，我曾一樣東西和怕死一樣，那便是我的丈夫了。我那時的提心弔膽，好比魚掛在釣鈎上。因為我好像是後一個面生人用隻鋒快的鈎子，把我從和靜的孩童時代的窩裏勾了出去——我永久無法逃脫他的掌握了。我的丈夫是在我們結婚兩月後死的，我的朋友和親戚，都爲我發愁。我丈夫的父親，細細相了我的臉，便替我婆娘道：『你不見伊的臉是怎麼紅麼？』——喂，你聽麼？我希望你喜歡聽這故事罷。』

我說：『真的很喜歡這頭就極有趣了。』

『那嚨讓我講下去。我很快活的回到父親家裏。人家都想瞞過我，我却自己很明白我天生有一種世間少有別人能光的美麗。你看如何呢？』

我含糊答道：「極是的，不過你總得記得，我從沒見過你。」

「什麼！沒有見過我？我的髑髏你不見過麼？哈哈！不要介意。我不過說說笑話。我焉能叫你相信那兩個眼眶骨的窟洞裏有過一雙黑闇憔悴眼睛的最光明時候？你見的那白森森的牙齒，也決不會和那現出在朱唇上的巧笑，有一些相像的？我的一點點兒願望，不過想傳給你一個觀念，道是那乾枯的白骨上曾有過莊嚴豔麗溫柔堅決的鬢渦的曲線，像鮮花一般的簇着，能使我噴，也能使我巧笑的。在我那時，就最著名的醫生，做夢也想不到我的髑髏會變成教授骨骼學的材料。你知道我有一個認識的年輕醫生簡直把我比做金色的辛巴(Champa)花呀。他的意思是說一切其餘的人類不過用來說明生理學，只有我是美麗湧現的花。你想誰又說這「髑髏」是辛巴花呢？」

*

*

*

*

*

「我走路的時候，我覺得像一粒金剛石寶光四射，我每一個動作，有美的波浪

向各方放射。我常常化幾小時的光陰看自己的手——是一雙極配操縱最活動的男性的手。

『但是我那怪難看的髑髏却叫你得個假證明來反對我，我也不能辯護這種譏笑。所以我最恨的是你！我願意叫你見見那溫暖可愛似玫瑰花的我，把那充滿了你腦筋的骨骼學材料的我掃個乾淨。』

我喊道：『我可以在你面前發個誓，要是你仍舊有的，我腦子裏已經沒有骨骼學的影子，現在我腦子裏有的只是一個完全可愛的有光彩的幻影，正反照着夜間的黑闇背景。此外我不能再說什麼了。』

聲音接下去說道：『我從沒有過女伴。我只有一個哥哥，他是決意不娶的。內室裏只有我一個人。我常一個人坐在花園裏的樹底下，夢想全世界都和我有愛情；星兒睜着眼通宵不睡，是傾倒我的美；風兒急得噓噓的，是要借個由頭，從我旁邊擦過；我托足的草地要是有意識，碰着我的腳也要把意識失去。我似乎覺得普天

下的少年，都像一片一片的草，伏在我腳底；我不知爲什麼，心裏忽然發悲。

「我哥哥的朋友薛茄在醫學校畢業之後，便做了我們的家醫。我也早已從慢後偷看他過多次。我哥哥是個奇怪人，不想睜開眼睛看看世界的。他還以爲不空得足殼；他還要慢慢兒引退，直到失却在一個暗淡的角裏。我哥哥的朋友只有薛茄；所以我能見的年輕男子也只有他。我晚上到花園裏玩時，便見伏在我腳底的男子的幻相個個都是薛茄——你聽麼？你想什麼？」

我嘆了口氣答道：「我願我就是薛茄！」

「等一忽兒。先聽完這故事。有一天，是下雨天，我患了熱病。這醫生來看我。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我那時在窗子對面倚着，這樣，可以讓晚天的紅光潤色我蒼白的臉兒。醫生進來的時候，向着我的臉兒看，我就設想我是立在他的地位，向自己看。我見在明媚的夕光裏，照見一個嬌嫩而青白的臉，像一朵落花似的，攔在輕輕

的白枕頭邊，散亂的鬢髮覆在前額，半羞下垂的眼睫，頓教全臉兒罩上一層愁光。

「醫生！我哥哥道：我可以診一診伊的脈麼？」聲音很低，好像帶着羞澀似的。

「我從被底下伸出一隻無力的滾圓的手腕來。我看着，想道：『唉！倘然手腕上有雙青玉鐲豈不更好。』譯者按印度俗寡婦不能帶珠寶，我從沒見過醫生診病人的脈像。這個醫生的侷促不安，他的手指觸着我的腕，抖着。他計算我熱病的熱度，我計算他的心跳——你信我的話麼？」

我說：『很容易，人心的跳就告訴我們是爲的什麼事。』

「我病了愈愈了，又病好幾回之後，我覺得我晚上想像中的貢媚者，漸漸縮減，直到只成爲一個！我的小世界內，終結只剩一個醫生和一個病人了。」

「那時我每到晚上，我很祕密的穿一件金絲雀的襯衫；髮結上我插了一串白的素馨花；攜了一面小鏡子，我和往常一般的坐在樹下。

「喂！你以為看自己的美貌是一看就會厭倦的麼？不是的！我並不是拿自己的眼來看我自己。我那時一個人恍如兩個人的模樣。我那時看自己，就設想我是醫生；我瞧着，我心被迷了，我發癡的愛。但是，無論我加於我自己的寵愛有多少濃厚，在我心裏，有聲長嘆悶着，正和晚風一樣，嗚嗚的吹着。」

『不過我從那時起，無論如何是不孤另了。我走的時候，我垂眼看我的小腳尖落在地上，心想不知醫生見了心裏起了什麼感想。正午時，天上有時滿了太陽的強光，除了遠處過鷺時時傳來的叫聲外，簡直沒有聲響了。在我們花園的牆外，叫賣的人有時走過，唱起音樂似的叫聲叫「賣手鐲呀，水晶手鐲。」那時我呢，鋪一塊雪白的布在草地上，躺在上面，彎着臂膊，枕在頭下。餘一臂，做出不注意的樣子擱在布上，我便想像有個人見了我這奇異姿勢的手了，又想像有個人用兩手抓住了，在那玫瑰花似的手掌上印一個吻，又慢慢的走開了。——我的故事就停在這

裏好不好行麼？」

我沉吟着答道：「倒也不算壞收梢。這故事一定有一點兒不完全，但是我也能設容容易過這一夜想想結局了。」

「不過那就要使得這故事太嚴重了。笑從那裏來的？這帶着白森森的牙齒的骷髏又在那裏呢？」

「還是讓我講下去罷。」

「這醫生有了一些實習之後，就在我們家樓下的一間房裏住下，算是候診房。我有時去找他，戲指各種藥各種毒藥問他，並問這種那種的藥劑吃了多少纔會殺人。這些題目是合他的性情的，他就娓娓的健談。我們這種談話，使我和死的觀念很熟識；所以我的小世界裏也就只有兩個念頭：死和愛。現在我的故事快要完了——底下不多了。」

我含糊應道：「一夜的時間也剩得不多了。」

「過了幾時，我覺得這醫生異常的神志恍惚，好像他有件事情瞞着我，對我有些內愧似的。有一天他進來，穿得有些講究，欲借我哥哥的馬車用一晚。

「我的好奇心再也忍不住了，所以我就跑到哥哥那裏去刺探。講了些題外說話之後，我終於問道：「可不是麼，哥哥，今夜醫生借了你的車到那裏去呀？」

「我哥哥簡簡括括回答道：『去死。』

「我着急問道：『啊，你告訴我，他究竟到那裏去？』

「我哥哥略露些口風道：『他去娶親。』

「我長笑大笑，說道：『哇！果然！』

「我漸漸打聽得那新娘是個承受遺產的女公子，伊可以帶一大宗錢給醫生。但是他爲什麼把這事瞞住來欺蔑我呢？難道我會向他要求過不娶，他爲的怕我傷心麼？男子真不可靠。我一生只認識一個男子，却在一下之間，就有了這個發見。

「當醫生做完了事回到我家又想出門時，我對他說的時候，格格格的帶着笑：

「喂，醫生，你今夜原來是大婚呀？」

「我這快樂的神氣不但叫醫生變了臉色，簡直嚇了他一下。」

「我接着又說道：『婚禮如何，怎樣不舉動，也不叫班樂工麼？』」

「他嘆了口氣回答道：『難道娶親是椿喜事麼？』」

「我不禁又笑起來。我說：『不行，不行，一定不行的。誰會聽得娶親不用一個樂工不點一個火呀？』」

「我絮聒得我哥哥利害，所以他立刻叫排起華麗結婚的儀仗來。」

「我那時總是快快樂樂的講那新娘，說現在他怎樣了，說他來家時我該怎樣。我說：『那麼，醫生，你將來仍舊診脈麼？』哈哈！哈哈！雖然人家肚子裏的事，男子的尤甚，是看不見的，我仍舊可以發個誓我這句話猶如刀一般刺入醫生的胸膛。」

「這婚禮是在晚上舉行的。時候沒有到之前，醫生和我哥哥在廊前喝杯酒，這

是天天的老例。那時月亮已經升起來了。

「我仍舊微笑着，說道：『醫生，你忘了你的大婚麼？是時候可以動身了。』」

「我現在先得告訴你一件小事。我那時曾到樓下藥房裏去過，取了一些末藥，乘人不見，就撒在醫生的酒杯裏了。」

「這醫生舉起杯子，一口喝乾對我一看直刺到我心裏，顫着聲音說道：『那麼我一定得去了。』」

「樂工奏樂了。我進了自己的房，穿上絲製的金色嫁衣。從箱子裏取出首飾珠寶都戴了上去；我髻上又戴上紅線。於是就在花園內樹底下預備我的臥床。」

「這夜夜景極好。溫柔的南風輕輕兒把地上一切煩惱吹掉。素馨花和「倍拉」花的香氣充滿了一園子的愉快。」

「音樂的聲音漸遠漸弱了；月亮的光漸變慘冷了；一生關連的親密的世界也

從我的概念中漸漸淡下，只成個幻泡了；——於是，我閉了眼，微微一笑。

『我恍惚覺得人家找到了我近我身時，仍見那「微笑」在我唇上和玫瑰酒痕一樣，我這樣的慢慢進了新房時，我仍帶着這「微笑」叫我臉上增光。但是新房呀，金色絲製的嫁衣呀，都完了！我被「刺刺」的聲音驚醒時，我見三個頑童把我的髑髏當作學習骨骼學的材料。那胸脯，是我藏怨藏喜的，是我青春的花瓣次第開放的，却有勞那教員記出根根的骨名。至於我那最後的微笑，我是最關心情願聽人說起的，到底你還見有什麼痕麼？』

『算了，算了，你喜歡這故事麼？』

我說：『這是很好聽的故事。』

那時第一聲的鴉叫聽得了，我問道：『你在那邊麼？』

沒有回答。

晨光射進房裏了。

瑪莎

鄧演存譯

「瑪莎」

「你試睡睡罷。佐打時候可不早了。」

「時候不早，不要緊。我沒有多少日子活在世上了。我正在那裏想敏妮應該到她父親家裏走一趟。他（敏妮的父親）現在住在什麼地方，我忘却了。」

「斯脫蘭堡」

「哦，不錯斯脫蘭堡把她送到那裏去罷。她不應再和病人一塊兒住着，她自身

也不大康健的。」

「你且聽他（大約指醫生）的話罷！眼看着你這般形狀，她怎能夠忍心離了你去？」

「她可曉得那些醫生所說——」

「她自己也看得見！那一天剛纔曉得一點她要回她父親家的消息，她便大哭起來。」

我們一定要解釋起來，這一番話裏至少也有一點和真事實不同的地方。和敏妮的真實談話如下：

「我的孩子，我猜你已從你父親那裏得着點消息？我想我好像看見你的表兄安納斯來過這兒。」

「是！下禮拜五是我小妹妹行 Annaprasna (註一) 禮的日子。所以我打

算——」

「我愛，很好。你可以送條金頸串給她。那也許令你的母親喜歡。」

「我打算我自己走一趟。我從沒有見過我的妹妹，我也很希望去看看她。」

「你意欲怎麼呀？你一定不肯把佐玳一個人棄在家裏的？你可聽見那醫生說他的話麼？」

「他說現在沒什麼緊——」

「雖然他是這樣說，但是你應該看得見他的病情呀。」

「生了三個兄弟才生這個小妹妹的，而且她又是一個很可愛的小孩兒——」

我聽說那是一樁很大的事。如果我不回去，母親一定要恨——」

「是，是！我不曉得你的母親怎樣。如果你把佐玳獨自剩在這裏，我知道你的父親一定要生氣的。」

「那麼，你可以寫封信給他，就說這裏沒有什麼緊要，不用焦心，就是我要回去，也沒有——」

「你去罷；如果你去，那一定要損失不少呢。不過，你記着；倘若我要寫信給你的父親，我一定把我心裏的話明明白白告訴他的。」

「那麼，你不必寫了。我喊我的丈夫寫去罷。他一定——」

「看看孩子，我已經忍無可忍了，倘若你真個那樣做，我可一刻也不能忍受了。你的父親是很曉得你欺騙他的。」

瑪莎離開了她之後，敏妮睡在牀上發脾氣。

她的朋友和鄰人們都來問她什麼事。

「你們看好慚愧啊！我的小妹就要舉行 Annaprashan 禮。他們却不准我去！」

「爲什麼！你丈夫病成這個樣子，我想你一定也不願意去的，是麼？」

「我不會服侍他，就是要我試試看，我也不能夠。這裏無趣得很，我明白對你們

說，我實在忍不住了。」

「你倒是個很奇怪的婦人！」

「我不能像你們那般一味的假裝着，面上好像很悲感似的，不是這樣便有人說我的壞話了。」

「唔，請把你的計策告訴我。」

「我一定要去。沒有人能够阻止我的。」

「唉，好個驕縱的婦人，你是！」

二

佐玎聽得敏妲要回她父親家裏而哭泣，不覺深受激刺，立刻從牀上坐起身來。他把枕头拉到身旁，背靠着枕头，說道：「瑪莎，你把這扇窗稍爲開一點，拿那盞燈出去罷。」

那個沉默的夜靜肅肅的站在窗子那裏，好像一個無始無終的香客似的；那些星只管凝視着裏面，如同經過無數死劇的，不能追述的，時代之證人一般。佐玳恍惚看見他的敏妮的面龐兒在黑暗的夜的背景那裏，隱隱約約的現着，又似乎看見那兩隻烏溜溜的大眼睛盈盈裝着淚兒，好像爲的是永久似的。瑪莎看見他這般的安靜，以爲他睡着了，心裏安慰了許多。

他這時忽然掙扎起來，說道：『瑪莎，你們大家都以爲敏妮在我家裏是很輕浮而且常常快樂的。但是現在你看——』

『不，錯我現在看見了我的爸爸（註二）我可錯了，——患難是可以試驗人的。』

『瑪莎』

『愛，試睡罷！』

『你讓我稍爲思慮思慮，讓我說說話。瑪莎，你不要煩惱！』

「很好。」

「從前我常常以爲我是不能夠得着敏妮的心的，我一聲不響的忍耐着。但是你——」

「不愛，我不許你說那些話的；我也忍耐着。」

「你要曉得，我們的心並不是泥做的土塊兒，你只要捨了，就算你的了。我覺得敏妮連她自己的心也不明白，日後我以爲受了點大刺戟——」

「是，佐玳，你是對的。」

「所以我對於她使性的舉動，是不大注意的。」

瑪莎靜着不響，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兒。她不止一次的了。而且常常看見佐玳獨自一個人在洋臺上過夜，給飛濺着的雨淋濕了身，還不肯到寢室去睡。好幾天他頭裏怔忡着，只管躺在那裏企望——她曉得——敏妮來慰解他，那曉得敏妮這個時候正在預備上戲院去咧。

瑪莎有時去給他搨扇子他却怒着叫她走。只有她一個人曉得那憂愁裏藏着什麼的痛苦。幾次三番她想對佐玳說：『我的愛，你不要這麼重視那愚笨的孩子罷。讓她去受受苦——哭求東西。』但是這些話是不能夠說出來的，而且易於發生誤會。佐玳曾經在他的心裏給神婦 *Godless Woman* 建了一座廟子，廟子那裏敏妮享有她的寶座。那是很難堪的令他去想像他自己的命運却受拒不許他去分潤些那神婦所倒出來的愛情之酒。所以崇拜還是崇拜下去，祭品也獻了，賚賜的希望却永沒有歇過。

瑪莎又想像佐玳睡着了，忽然他喊道：

『我曉得你以為我和敏妮不快樂，所以你也和她發怒。但是，瑪莎，幸福是和那些星一樣的。他們（指星）并不把黑暗遮沒了；當中仍然有許多缺陷。我們在人生裏作許多的謬誤，我們又發生誤會，不過那裏仍留有許多缺陷，從這些缺陷真理

在那裏發光咧。今天晚上我不曉得這充滿我的心的快樂是從那裏來的。」

瑪莎輕輕的慰解佐玳，她的淚兒已在黑暗中淌下來了。

「我想，瑪莎，她又這樣年輕！她將來不曉得怎好，如果我——？」

「年輕，佐玳？她年紀也够大了。當我失掉我生命之偶像（指她的丈夫）——我只可以在我的心裏尋他——的時候，我也是很年輕的。你想這是不是損失呢？此外，幸福是絕對的需要麼？」

「瑪莎，現在看起來，敏妮的心好像顯出醒的表示一般，我却要——」

「佐玳，你不要爲這事掛心。倘若她的心醒了，是不是就够麼？」

這時佐玳忽然想起村裏一個游行歌者所唱的歌的字眼來，這歌他從前聽聞了好久的了——

「噢，我的心呀！當我心裏的人兒來到我的門口那裏的時候，你不要醒呀。

聽聞得他離別腳步的聲音，你纔醒罷。」

噢。你在黑暗裏醒罷！

「瑪莎，現在什麼時候了？」

「大約九點鐘的樣子。」

「這麼早呀，我想至少也有兩三點鐘的了。你曉得我的中夜始於日落的時候的。那麼，爲什麼你要我睡去呢？」

「呀，你要曉得昨天晚上你只管說話，很憂纒睡的，今天你一定早點睡纒好。」

「敏妮現在睡着麼？」

「噢，不，她正在那裏忙着給你調湯咧。」

「瑪莎，你的意思不是這般說罷？她會——？」

「那自然！所有你吃的東西都是她給你預備的，這個很忙的少婦呀！」

「我想敏妮或者不會——。」

「女人要學習這種的東西并不需多少時候的。需要起來，自然而然就會的了。」
「早上我吃的那碗魚湯滋味實在好得很，我想是你調的罷。」

「愛，我不，你自然不以爲敏妮會讓我給去做東西呀，所有你洗刷的東西都是她自己做的。她曉得如果近着你的東西弄齷齪了，你是忍受不住的。只要你去看看你的起坐室，她把他收拾得多麼好！如果我再讓她常常出入你的病室，她可要把她自己磨死了。不過，那是她所希望做的事。」

「那麼，敏妮可康健——？」

「那些醫生以爲不應准她常常到病室裏來，因爲她是很心軟的。」

「但是，瑪莎，你又怎樣阻止她不來呢？」

「因爲她很深信地服從我的。不過我仍然常常把你這裏的消息告訴她。」

那些星在天空裏燦爛發光，很像滴滴的淚兒似的。佐玎不覺把頭垂了下來，感謝他那就要離別的生命，若是死神把他的右手穿過黑暗伸到他面前來的時候，

他當很信任地握着他。

佐玎歎了口氣，用着一個很不耐煩的微微的手勢，說道：

「瑪莎，倘若敏妮還醒着，那麼，我可能——只不過談幾——？」

「很好！我就去喊她來。」

「我並不留着她很久的。只不過談五分鐘罷了。我有點特別的事兒要告訴她。」

瑪莎歎着氣走出去喊敏妮。在這個時候，佐玎的脈立刻很急疾的跳起來了。他

曉得他從不能夠和敏妮親親熱熱的談過一次話。這兩個人的意向是很不同的，

若要把他們和諧起來，那是很不容易的事。佐玎屢次聽得敏妮和她的女朋友在

外面很快活地嘻嘻哈哈說笑，他總覺着有許多妒忌的痛苦一般。佐玎只不過自

己罵自己——爲什麼他不能夠像他們一般的談些無關係的瑣事呢？並不是他

不能夠，因爲他和他的男朋友也常常談論各種細微之事。不過合於男子的瑣屑

的談話，是不合於婦人的。你能够在一人獨演的戲裏作哲學的談論，把你那些輕

忽的聽衆置着不顧，不過瑣屑的談話至少也要兩個人的合作才成功。那些風笛是能够單獨奏弄的，不過鉞鏡一定要有一雙才可以。佐玎常常在黃昏的時候和敏妮一塊兒坐在露天的洋臺上談話，他打算得點勉強的希望，不過覺着那一絲的希望依然折斷罷了。就是那昏黃的寂寞也感覺漸愧咧。佐玎確知道敏妮是很希望離開這裏的。他也很真摯地熱望一個第三者加入裏面。因爲三個人在一塊兒談話是容易的，兩個人却很難了。

他又想過一下子：敏妮來的時候，他應該說些什麼的話呢？但是這一種製造出來的談話并不能夠滿足她。佐玎害怕今晚這五分鐘又要糟塌了。不過留給他去說親密話的時間也只不過是幾分鐘罷了。

三

「這是什麼，孩子，你現在要到別的地方去，是麼？」

「那自然，我要到斯脫蘭堡去。」

「你打算什麼呀？誰帶你去？」

「安納斯。」

「不要今天去，我的孩子，過天去罷。」

「但是車位已經定好了。」

「那要什麼緊？這個損失是很容易忍受的。明天去罷，明天一大早就去。」

「瑪莎，我不能夠給你們不祥的日子困着。如果我今天去，又有什麼害處呢？」

「佐珂想和你談談天。」

「哦！現在時候還有。我去看看他就是了。」

「不過，你一定不要說你就要走纔好。」

「很好，我不告訴他就是了，不過我是不能夠久坐的。明天就是我小妹妹的

Annaprasan 禮，今天我一定要去。」

『噢，我的好孩子！我求你這次聽聽我的話罷。把你的心安靜些時，坐在他的身旁。不要給他看見你急急忙忙的。』

『我怎麼好呢？火車是不等候我的。安納斯十分鐘裏就要回來了。我只能夠坐在他身旁坐到這個時候。』

『不，那不可以。我絕對不許你存着那般的心計到他那裏去……噢，你這個可惡的人呀！那個受你折磨的人，不久就要離開這個世界了；不過我要警告你，你要牢牢地記着今天的日子，直到你最後那一天纔止。天上是有上帝的！天上是有上帝的！日後你就要懂得。』

『瑪莎，你不要像這般的罵我。』

『噢，我可愛的孩子，我可愛的人！你爲什麼還要做人呀？這種的罪惡是沒有終止的。不過我却不能夠遏制他。』

瑪莎停滯了些時纔回到病室裏，希望佐玳這個時候睡着就好了，但當她進房來的時候，佐玳却在他的牀上轉動，瑪莎喊道：

『看她做些什麼！』

『發生點什麼事？敏妮來了沒有？瑪莎，你爲什麼去了這久？』

『我看見她很悽苦地在那裏哭，因爲她把預備給你弄湯的牛乳煮焦了！我想安慰安慰她，我說「呀，還有很多的牛乳啦！」但是她預備你的湯怎能夠這樣不當心，差不多令她發狂了。費了好大的煩惱纔把她安慰好送她睡去。所以今天我沒有帶她來，讓她睡去罷。』

敏妮沒有來，雖然佐玳也很痛苦，不過他却覺得好像安慰許多似的。其實他一半也害怕和敏妮的軀體晤面（意謂見着敏妮）會破壞他心裏面的敏妮肖像。這種的事兒，他一生裏，以前也曾遇着不少的了。理想敏妮因煮焦他的牛乳而悲哀的喜悅溢滿了他的心。

「瑪莎」

「什麼事，爸爸？」

「我覺得很確實的：我的日子就要到盡頭了。不過，我却沒有什麼憾恨。你不要爲我悲哀纔好。」

「不，愛，我並不悲哀。我不相信只有生命是好的，死就不好。」

「瑪莎，我真實地對你說，死看來是很甘甜的。」

佐可凝視着那烏黑的天，覺得好像那就是敏妮的自身着死神的服飾向他那裏來似的。她有永存的幼年，那些星就是幸福的花兒，由「世界之母」(The World Mother)的手，像驟雨一般洒在她的捲髮上。看上去好像又是一次他第一遭看見他那個戴着黑暗之面帕(註三)的新娘一般。這個廣大無限的夜，漸漸充滿了敏妮烏溜溜眼睛的戀愛的凝視。敏妮——這家的新娘，又是一個女孩子——漸漸變成一個世界的偶像了——她的寶座是放在星臺之上，生和死會合的地

方那裏的。佐玎握着手自己對自己說道：『那面帕畢竟總要拉起來，這個遮蓋東西終須在深沉的黑暗裏打破了。噯，美麗的人呀，你往日好令我苦惱啊，不過現在你可再不會棄掉我了！』

四

『瑪莎，我好受苦啊，不過却不是像你所想像的那般。看上去現在我的痛苦自身好像漸漸要和我的生命脫離關係了。猶同一隻充滿貨物的船在後面曳了好久的，忽然繩子中斷，現在把我所有的負擔都漂去了。雖然我仍能看得見他，不過現在却不是我的了……但是，瑪莎，我這兩天來一次都沒有見着敏妮的面。』

『佐玎，讓我再給你加上一個枕頭罷。』

『我看起來，瑪莎，敏妮也很像那隻漂走了的，裝滿貨物的憂愁之船一般，把我棄掉了。』

「愛喝點石榴汁罷你的喉嚨一定燥了」

「昨天我把遺囑寫好了；我已給你看沒有我可記不得了？」

「佐玳，那不必給我看。」

「我母親死的時候，自己並沒有什麼財產。你保養我，把我撫育成成人，所以我常常說——」

「胡說，孩子！只不過這所房子和些少的財產是我的。其餘的東西都是你自己賺得來的。」

「但是，這所房子——？」

「那沒有什麼。唔，你增加了這許多東西進去，現在我很難認出那裏是我的房子了！」

「我確曉得敏妮愛你是很真——」

「不錯，不錯！佐玳，那是我曉得的。現在試試睡罷。」

「現在我雖然把所有的財產都給了敏妮瑪莎，其實就是你的一般。她永遠不會忤逆你的。」

「愛，你爲什麼要爲那事掛念這多呀？」

「我所有的東西都是我欠你的。你看我的遺囑的時候，請你不要以爲我——」

「佐玎，你說什麼呀？你可以爲我因爲你把你的東西給了敏妮，我便不喜歡麼？我自然不是那般慳吝的人。」

「但是，你也有——」

「看，佐玎，我可要惱你了。你却想拿金錢慰藉我！」

「噢，瑪莎，我希望我能够拿點比金錢還要好的東西來給你咧！」

「你已經給了我了，佐玎——給了我許多了。設使我沒有你住在我這般冷清的家庭裏呢？我可出世了好幾次，已經得着很好的命運了！我已經受你的賜不少了。就是把我命裏所應得的東西都罄了去，我一點也不抱怨。是什麼東西你

都給了敏妮罷——你的屋子，你的金錢，你的馬車和你的地產這些擔負我可受不起這麼重量。」

「我自然曉得你對於人生之娛樂，已經把你的滋味失掉了，不過敏妮年紀還是這樣輕——」

「不，你一定不要說那話，如果你願意把財產遺留給她，那是很好的，至於說到娛樂呢——」

「瑪莎，就是她自娛自樂，那又有怎樣害處呢？」

「不，不，那是可能的。那麼，將來她的喉嚨總要變成焦燥，那財產可要變成塵埃才給她咧。」

佐珂靜着不響。他不能決定是真是假，是悲哀的事，還是別的事，因為想望她的緣故，也許這個世界對於敏妮是無有滋味的。那些星這時好像在他的心裏輕輕

的說道：

「那自然是真的。我們已經守望了幾千萬年了，我們曉得所有為娛樂而準備的東西沒有別的，只不過是空虛罷了。」

佐玳歎了口氣，說道：「我們不能把那真個值得給人的東西放在我們身後的。」

「至愛的，你把東西給人，那也不見得是小事。我只盼望她有能力和知道你給她的東西之價值就可以了。」

「瑪莎，再給我喝點石榴汁，我渴得很啊。敏妮昨天曾來過我這裏沒有，我不曉得？」

「是，她來過的，剛巧你睡了。她坐在你的頭旁，給你搨了好久的扇子，纔去替你洗衣服。」

「好奇怪！我相信剛巧那個時候我正在那裏夢見敏妮要進我的房子來。那門

兒只開了一點子，她推來推去，那門總推不開。瑪莎，你又去了這麼遠——你應該讓她看着我臨死才是；否則我的死是很震駭她的。」

「爸爸，讓我把這個頸巾蓋在你的足上；他們（指足）就要受冷了。」

「不，瑪莎，不要拿像這樣東西給我蓋，我可不能受得起。」

「佐珂，你可曉得這頸巾是敏妮給你做的麼？她連覺也不睡，只管忙着給你做頸巾。只不過昨天纔把他做好的。」

佐珂拿了那頸巾輕輕的撫弄着。從他看起來，那羊毛的柔輦差不多就是敏妮的柔輦。她的愛情一晚一晚都和那些線一塊兒織了進去。那頸巾不但是羊毛做成的，而且還有她的情感做成的。所以當瑪莎把那頸巾蓋在他足上的時候，看上去宛然敏妮一晚一晚的撫愛着他那疲弱的足一般。

「但是，瑪莎，我想敏妮不會織東西的——無論怎樣，她從不喜歡織的。」

「去學習一樣東西，并不要多少時候。自然我要教她。不過那裏頭還有很多織

錯的地方。」

「讓他織錯；我們又不是要把他送到巴黎展覽會。只要他暖着我的足就好了，不管他織錯不織錯。」

佐玳的心開始想像敏妮試織的情形：翻覆着，努力着，仍然很忍耐地織下去。好可愛的傷感呀！她用她可愛的指兒不住的研究那頸巾。

「瑪莎，醫生在樓下麼？」

「是，他今天晚上要住在這裏。」

「但是，你要告訴他：拿安眠藥給我吃是沒有用的。那藥不但不令我好生安息，反增加我的痛苦。讓我好好地醒着罷。瑪莎，你可曉得我的結婚是在培色克月一天月亮兒圓圓的晚上舉行的麼？明天就是那天日子了。這一天晚上的星一定在天空裏發出燦爛的光來的。敏妮說不定忘却了。我打算今天提醒她；你去喊她來這裏一兩分鐘……你爲什麼一聲不響啊？我猜那醫生告訴了你：我這般的虛弱

受了一點刺激就要——不過我老實對你說，瑪莎，今天晚上如果我能够和她談幾分鐘的話，那可用不着什麼安眠藥了。瑪莎，你不要這樣哭！我是很好的。今天我的心是滿充充的，我有生以來從未有過這樣子。不，不，瑪莎，我不能忍心看着你哭！這幾天來，你都是很寧靜的。爲什麼今天晚上這般的煩惱啊？

「噢，佐珂，我以爲我的淚兒已經流盡了，那曉得還有許多剩着。我再不能忍耐了。」

「去喊敏妮來。我要把我們結婚的那晚提醒她，那麼明天她說不定——」

「愛，我就去。沈僕在門口候着。如果你要什麼東西吩咐他就可以了。」

瑪莎去到敏妮的寢室裏，坐在樓板上，哭道：「噢，來，來這一次，你這沒有心肝的惡人啊！請你答應他這一個最後的要求，他已經把他所有的東西都給了你了！你不要氣死了他，他已經快死的了！」

佐玳聽聞有腳步的聲音，立刻扎起身來，說道：「敏妮呀！」

「我是沈僕，你喊我麼？」

「請你的女主人來。」

「請誰？」

「你的女主人。」

「她還沒有回來。」

「回來從什麼地方回來？」

「從斯脫蘭堡。」

「她什麼時候去的？」

「三天前去的。」

佐玳完全把知覺失掉了片時，他的頭眩暈了。他從那些他靠着的枕头那裏瀉了下來，把那件蓋着足上的頸巾踢去了。

過了許久，瑪莎回來時佐玎並不提起敏妮的名字，瑪莎以爲他忘了她了。
佐玎忽然大聲喊道：「瑪莎，我曾告訴過你我那天晚上做的夢沒有？」

「那一個夢？」

「就是敏妮推門，那門還開不到一寸的那個夢。她站在門外不能夠進來。現在我曉得敏妮要站在我的門外站到結束了。」

瑪莎一聲不響。她認實那個她爲佐玎而設不是用虛僞所做的。天到底要顛覆了下來。倘若憂愁來了，那最好承認了他。——上帝若要打擊，我們是不能避免這個打擊的。

「瑪莎，我從你那裏得來的愛，要經過我的生生世世纔得盡的。我這生却裝滿了她，帶着她，第二世我曉得你要給我做女兒的，我將用我所有的愛來看護你。」

「佐玎你說些什麼？你說將來我出世還是做一個婦人麼？你爲什麼不能夠懇

求上帝令我生到你的手臂那裏做一個兒子呢？」

「不，不，不是兒子！你將生到我的家裏來，出落得和你往日年輕時一般的美麗。我想像不出怎樣裝飾你纔好咧。」

「不要說這多話，佐玎，試試睡罷。」

「我將來喊你做『力西美』」

「但是那是一個老名字，佐玎。」

「不錯，但是你是我的老瑪莎，請你到我家裏來，仍然帶着那些美麗的老態度。」

「我却，不情願生到你的家裏，以一個女孩的苦命給你擔負你的家庭。」

「瑪莎，你以為我是懦弱無能的，你希望替我把所有的煩惱都消除了去。」

「我的孩子，我是個婦人，我也有我懦弱無能的短處，所以我曾經犧牲我一生的所有，把你救出各種煩惱之外——現在還只是失敗。」

「瑪莎，我今生可沒有時候去應用我所學得來的教訓了。那只好俟之來世。那

時我可要把一個人所能做的事情指導給世人曉得。我已經覺着常常只管顧着自身那是很錯誤的。」

「不論你怎麼說，可愛的人。你從來沒有爲你自己把持着一點東西，無論什麼東西，你都給了別人。」

「瑪莎，無論如何，我所能自誇的只是一樁事：就是我從沒有在我的幸福裏做過一個暴君；或者我從沒有用暴力來強行我的要求。因爲謊言虛話是不能够滿足我的。或者真理到底要以仁厚待我也說不定。——那人是誰，瑪莎，那人是誰？」

「什麼地方？那裏沒有什麼人，佐玳！」

「瑪莎，你且去第二間房子看看。我想我——」

「不，愛，我不看見什麼人。」

「我好像看的很清楚——」

「不，佐玳，沒有什麼東西。安靜些罷：醫生來了。」

醫生進來，他說道：『看，你不要和病人坐得這麼近！你要刺激他。你去睡罷；我的助手會看護他。』

『不，瑪莎，我不能夠讓你走。』

『很好，爸爸！我靜靜地坐在屋隅那裏罷。』

『不，不，你一定要坐在我的身旁。除非等到臨死那時，我不能夠讓你的手離開了我。我是從你的手長大的，上帝只可以從你的手把我拿了去。』

『很好，』醫生說道；『那麼，你便留在這裏罷。不過，佐玳爸爸，你一定不要和她說話。現在你吃藥的時候到了。』

『我吃藥的時候？胡說！那個時候已經過去了。給藥現在只不過是欺騙罷了；而且我又不是怕死的。瑪莎，死神現在正在忙着用他的醫術咧；你爲什麼把又一個可厭可惡的東西加進一個醫生的影兒裏呀？送了他走罷，送了他走罷！現在只有你一個人是我所需要的！沒有別的人，不論怎樣，沒有別的人更沒有虛偽的！』

「我老實說，因為是一個醫生，這種的刺激對於你是很有害的。」

「那麼，你走就是了，醫生，你不要再刺激我就可以了——瑪莎，他走了沒有？……那很好！現在你來把我的頭枕在你的膝上。」

「很好，愛現在，爸爸，你試睡睡罷！」

「不，瑪莎，不要喊我睡去。如果我睡着了，我可永遠不會醒了，我仍然想醒着片時。你可聽到什麼聲音沒有？有人來了。」

五

「佐玳，愛，稍為張開你的眼睛。她來了。你看，你看！」

「誰來了一個夢麼？」

「可愛的人呀，並不是一個夢！敏妮和她的父親一塊來了。」

「你是誰呀？」

「你不能看見麼？這個就是敏妮。」

「敏妮？那門可開了沒有？」

「是，爸爸，大大的開了。」

「不，瑪莎，不要那個頸巾，不要那個頸巾。那個頸巾是一個騙人的東西！」

「佐玎，那不是頸巾！那個就是我們的敏妮，她已經趟在你的足那裏了。把你的頭枕在她頭上，祝福她罷。敏妮，不要這樣哭哭的時候多着咧，稍爲安靜些罷。」

註一：“Annaprashan”，禮在第一次拿米給小孩子吃的那個時候舉

行。通常小孩子多從那天取名。

註二：“Papa”，（爸爸）這個字照字義上說，本作父親解。但是年老的人

往往喜歡拿他來作親愛的名詞用。同那個 “Ma”（媽）字是一用法。

註三：新郎和新娘行婚禮第一次大家見面的時候，他們各人頭上都戴

了一幅面帕。著者把他稱做黑暗之面帕。

歸家

仲 持譯

巴的克却克拉華締是村上孩子們中間的首領。他的腦子裏新起了一種惡意。在河旁淺灘上，有一段笨重的木頭橫着，預備削成船上的桅杆。他決定了他們一齊動手，用全力將木頭移過原位，滾到別處去。那時木頭的主子，必要動怒，吃驚，他們就都尋到開心了。人人贊成這個建議，這便全體一致的通過了。

但是這個玩意正要開始的時候，美罕——巴的克的兄弟，——慢慢的踱來，便一聲不響，在他們面前的木頭上坐下。孩子們呆了一會。他們中間的一個怯怯的去推他，叫他起來；但他仍然全不理會。他的神氣，好像一個年青的哲學家，凝想着

遊戲的無謂似的。巴的克動了火。他叫道：『美罕，你此刻再不下來，我要打你了！』

美罕却移到更安適的地位。

現在若是巴的克要在大眾前保持大王的威嚴，分明他應該實施他的威嚇。但在這當兒，他的勇氣挫折了。雖這麼說，他的敏捷的頭腦，立時付到一種新的計畫，可以折服他的兄弟，又可以給他的部下添一些玩笑。他出發命令，要把木頭和美罕一起滾過去。美罕聽到發令，心裏覺得要爭面子，必得堅持下去。可是他看不到那種事實，——像在別種事情上企圖世俗的虛榮的那些人一般，——便是這裏面還有危險的地方。

孩子們開始用他們全力，推動木頭，嘴裏喊道：『一，二，三，去。』說到『去』字時，木頭去了；而且同着木頭，美罕的哲學，面子和一切也都去了。

別的孩子們都喜氣洋洋的大聲呼喊。但是巴的克却有些害怕。他料定什麼事就要到來。而且他料得也的確，美罕從地上爬起，眼睛像『命運之神』一般的昏花，

嘴裏像『報復之神』一般的呼叫，他衝到巴的克身前，抓着他的面孔，打他，敲他，然後叫喊着回家去。第一齣戲就此完結了。

巴的克措了他的面孔，便在河岸上一隻沈船的舷上坐下，拿起一片草葉，儘自咀嚼。一隻船搖來泊岸，一個頭髮斑白，鬚鬚深黑的中年人，踱上岸來。他看見那孩子在那裏閒坐着，便問他，却克拉華諦住在那裏。巴的克仍舊嚼他的草，說：『那邊過去，』可是不能說出他指着的是什麼地方。那陌生人又向他問着，他在船邊左右搖擺他的兩腳，便說道：『過去就會知道的，』一面繼續嚼着草，和先前一般。

但是現在有一個僕人，從屋子裏出來，告訴巴的克說他的母親喚他。巴的克拒絕不動。但這時候僕人却是主人了。他很粗暴的將巴的克擎起，便背上他。巴的克怒不可遏，儘力亂踢亂撞。

巴的克一進屋子，他的母親便瞧見他了。她厲聲的說道：『這樣，你又打了美罕嗎？』

巴的克氣憤憤的答道：『不，我沒有打；誰告訴你的？』

他的母親高聲的說道：『不要說慌！你打他哩。』

巴的克立刻說道：『我告訴你，我沒有打。你問美罕罷！』但是美罕心裏一想，最好是堅持他的前言。他便說道：『是的，母親。巴的克打過我。』

巴的克早已不能忍耐了。他受不住這種不公平道；他衝到美罕身前，不住的搥着他：『吃打！』他叫著說：『打，打，打，因為你說謊。』

他的母親立時走到美罕身旁，拖開巴的克，用手打他。巴的克剛纔把她推在一邊，她叫喊道：『嚇！你這小流氓！你要打你的親娘嗎？』

正在這個危急的當兒，那個頭髮斑白的陌生人，也到來了。他問什麼事。巴的克露出餒氣害羞的樣子。

但是他的母親回轉脚步，瞧見那陌生人時，她的怒氣便變成驚訝了。因為她認識她的兄弟，她叫着說道：『阿塔塔！你從什麼地方來的？』

她說著這些話的時候，她彎身到地，碰着他的腳。她的兄弟當她剛結過婚的時候，就往遠地去，後來便在孟買做生意。他姊姊當他在孟買的時候，早就喪了丈夫。畢先柏現在回到加兒加答來，當即探尋他的姊姊。他探得了她的住處，便急忙的趕來看她。

以後的幾天，便充滿着快樂。那個兄弟問起兩個孩子的教育。他姊姊告訴他說，巴的克是一個永不會變好的孩子。他又是惰懶，又是頑野。但美罕卻好得和金子一般，沈靜得像一隻小羊，而且很喜歡讀書。畢先柏聽了這話，便很和善的自請從他姊姊手裏，帶了巴的克去同自己的孩子們，在加兒加答教育他。守寡的母親立即同意了。巴的克的舅父問他，可也喜歡同他到加兒加答去的時候，他的愉快委實沒有邊際，他說道：『阿，是的，舅父，』說得個個字的意義，很是清楚。

脫離了巴的克是母親的一種極大的解慰。她對那個孩子不免有一種偏見，可是她對於兩弟兄的愛，卻沒什麼分別。她天天恐怕他或者有一日會將美罕推落

河裏，或者在爭鬪的當兒打破他的頭，或者使他受別的危險。但是她眼見巴的克很切心的想遠離也微微覺得有些不忍。

一切停當了，巴的克就時刻問他的舅父，什麼時候起身。他精神奮興坐立不安，夜裏多半醒着。他將他的釣竿，他的大風箏，和他的大大理石永遠的贈給美罕。當這別離的時候，他向美罕的慷慨誠然是無邊際哩。

他們到了加兒加答巴的克頭次和他的舅母相識，她委實不喜歡她的家庭裏，添出這種不需要的人。她覺得自己三個孩子，就是不上別的，已經很够理值了。而且帶了一個十四歲的村童，來到他們中間，是何等的不安定啊。畢先柏真正應該在犯了這種冒昧之前，再三思慮哩。

在這人事的世界上，沒有比一個十四歲的孩子更惹厭的了。他既不中看，又沒有用處。若是驟然給他慈愛，像給一個小孩子一樣，這是不會有的事；並且他時時礙着人家的路。要是他說話帶些小孩的腔調，就要說這是一個嬰孩了，要是他用

成人的模樣作答，就要說他傲慢了。老實說，從他嘴裏說出來的話，都是要惹怒招怪的，如今他正在不中人意的發育的年齡。他很迅速的從他的衣服裏長大起來；他的聲音變成粗大了，聽上去又破裂，又發顫；他的面孔忽然變成稜角的粗陋的樣子了。早年的孩童時期的怠慢是容易宥恕的，可是十四歲的孩子——雖這也是免不了的時期——便很難見恕了。那孩子很苦痛的漸漸自覺。他同年長的人們講話時，他有時不適當的上前，有時又不適當的退後，似乎他自慚形穢似的。可是正在這個年齡，一個年青的童子，心裏最切望人家愛憐；而且誰關心着他，他便變成誰的忠心的奴隸。但是沒有人敢公然的愛他，因為人家都當作那樣幹是過度縱容，於孩子有不利。所以他時時受着叱罵，很像一隻迷路的狗，失了主人一般。

十四歲的孩子，對於自己的家是唯一的天堂。同那些異鄉人住在一所異鄉的屋裏，是一種說不出的苦楚，那時最高的快樂是接受女人們和善的照顧，永不被

她們漠視。

巴的克做了他舅母家裏不歡迎的客人，被這個年長的女人所輕視，而且屢次受了侮蔑，這是於他很苦痛的。要是她問或教他替她幹些什麼事情，他就非常高興，做得過度的巴結，於是她就要告知他不要這樣笨，還是學習功課去。

在他舅母家裏，那種冷淡的空氣，這樣厲害的壓迫着巴的克，他便覺得呼吸困難。他想走到空曠的鄉間，舒展他的肺，自由的呼吸一會。但是那裏沒有空曠的鄉間可去。四面被加爾加答的房屋和牆垣圍繞着，使他每夜都夢見他村上的家，要想回到那裏。他記起明媚的草場，那邊他時常整天的放他的風箏；寬闊的河岸，那邊他可以終日嬉遊，快活的唱歌呼喊；細狹的溪澗，那邊任憑什麼時候，他能去游泳。他想到他的一羣孩子隊夥，那羣人的中間，他是個專制的王；而且不單這樣，他日夜記着他專制的母親，她對他有這樣的一種偏見。一種肉體上的愛，像動物的

一樣，一種企望，想所愛的人到他跟前；一種離家時期說不出的焦心；一種心底裏

對母親的靜寂的號叫，像一頭小牛在薄暮時候的低叫；——這個愛，幾乎是一種動物的天性，激動着那個神經質的醜陋的孩子。沒有人能夠知道這個，却是不住的打擾着他的心。

在全學校裏沒有比巴的克更遲鈍的孩子了。教師問他一個問題時，他張着口，老是不做聲，而且像一隻驢子似的，很忍耐的熬受一切來到他背上的打擊。別的孩子出去玩耍時候，他不耐煩似的傍窗站着，注看遠地房屋的屋頂。要是他偶然望見孩子們在屋頂的陽臺上玩，他的心就想得要發疼。

一日，他聚起所有的勇氣，問他的舅父道：『舅父，我什麼時候能夠家去呢？』
他的舅父答道：『等到放假。』

可是假期須十一月纔到，還要等候很久的時候。

一日巴的克遺失了他的教科書。便是他有書的時候，他已經覺得預備功課很是困難。現在是益發不成功了。教師天天要嚴酷的答責他。他的情形，變成這樣淒

涼，便是他的表兄弟們也不屑和他做伴。他們開始嘲弄他，欺侮他，比別的孩子們還要凶。他末後走到他的舅母那裏，告訴她，他找不着他的書。

他的舅母皺着嘴唇，露出輕蔑的樣子，說道：「你這個鄉下的蠢才！我這樣的家口，能夠給你一個月買五次新書嗎？」

那天晚上，巴的克從學校裏回來，他的頭疼得很厲害，帶着一種發抖的症候。他覺到他要發『馬拉利亞熱』。他很恐怕他要惹他舅母的厭。

第二天早晨，巴的克失蹤了。鄰近地方，到處找尋，總歸沒用，雨整夜的傾瀉着，那些出去找尋孩子的都濕透皮肉。再後畢先柏只得向警察求助。

那天傍晚，一部警察車停在屋子門前。那時還在下雨，街上都是潦水。兩個警察抱出巴的克，放在畢先柏的面前。他從頭到腳被雨水浸透，全身都是泥漿，他的面孔和眼睛爲着發熱的緣故漲得緋紅，他的臂膀全體發抖。畢先柏抱起他，走到房間裏面。他的妻一瞧見他，便叫着說道：「這個孩子把怎麼一大堆的擾累，給我們

啊，你不好送他歸家去嗎？」

巴的克聽得她的話，哽咽的說道：『舅父，我正在家去；可是他們又拖我回來了。』熱症發得很猛，那孩子全夜都是說昏話，畢先柏請到一個醫生。巴的克張開紅熱的眼睛，向上看着承塵，便迷迷惘惘的說道：『舅父，假期到了嗎？我可以家去嗎？』畢先柏揩了他自己的眼淚，把巴的克瘦削發熱的手放在他自己的手裏，徹夜的坐在他的身旁。那孩子又喃喃的開始說話。末了他的聲音漸漸的激昂：『母親！他叫着，『不要像那樣的打我啊！母親！我說的是真話！』』

到了次日，巴的克暫時清醒了一會。他轉着眼睛，在屋子裏四面張看，彷彿盼望什麼人到來。末後，帶着一種失望的神氣，他的頭落到枕上。他回頭向壁，深深的嘆氣。

畢先柏知道他的思想，便俯下頭，對他低聲的說道：『巴的克，我已叫你母親去了。』

那日的時間漸漸過去。醫士顫着聲音，說那孩子的情形很是危險。

巴的克開始喊道：『這裏尺寸——三尋。這裏尺寸——四尋。這裏尺寸——』他會聽到江輪上的水手報測量尺上的尺寸。現在他自己正在測量一處莫可測量的海哩。

那天很遲的時候，巴的克的母親旋風似的奔進屋子，從這邊轉到那邊，高聲的哭喊。

畢先柏正想平靜她的激刺，但她奔到床上，叫道：『巴的克，我的寶貝，我的寶貝。』

巴的克暫時停止了，他不安靜的震動。他的手也不上下顫動。他說道：『噯？』

母親又叫道：『巴的克，我的寶貝，我的寶貝。』

巴的克很慢的回轉頭，也不看着誰，他說道：『母親，假期已經到了。』

愛情的勝利

鄧演存
朱樸合譯

這是斐爾根月（註：斐爾根 Phalgun 印度的月名，在西曆二三月間。）一天的晚上，天空裏的月亮兒很圓滿的；新春天氣，四處清風飄蕩，夾着芒果花香一陣陣的吹來。這時有一隻枇杷野鳥兒（註：枇杷野鳥原名 Papiya 是印度彭伽爾 Bengal 地方一種珍禽，英印 作家賜他一個綽號叫做『腦炎鳥』的就是這種。）躲在一棵老年荔枝樹的簇葉裏面，很高興的唱他那些可愛的曲兒，歌聲婉轉，一直送進麥格基家裏一間深夜不睡的寢室裏。漢門德這時正在寢室裏拿着他妻的捲髮

放在指上不住的繞，有時忽又拿他妻的金釧輕輕敲她的頰，那金釧便叮叮噹噹的亂響，有時忽又把她頭上戴着的花圈扯了下來，蓋在她的面上。漢門德這時的氣慨，極似黃昏時候的清風，正在那裏和一棵開花的灌木遊戲一般，輕輕把她吹到這一面，忽又把她吹到那一面，志在振刷她的精神。

但是克沁却坐在那裏，一動也不動，她的眼睛只管對着窗外呆看，好像浸在月光的深度裏一般。她丈夫的愛情正專注在她的身上。

她丈夫堅執着她的手，輕輕的搖動她，說道：『克沁！你在什麼地方倘若從一個大望遠鏡裏搜索你，就見得你好像一個很小的東西似的，——看上去你似乎縮小了許多。噫，嚶，走近我這裏來罷。』

克沁這纔掉轉來看她的丈夫，慢慢的說道：『我近來學了套呪語，這種的呪語，倘若我唸了出來，立刻就將現在的月兒和春夜碎成一片。』

漢門德笑道：『倘若你真個會唸這種呪語，請你千萬不要唸。如果你能夠唸些』

別種的呪語，是可以把晚上延長到第二天下午五點鐘的，一個星期裏有三四天是星期六的，你儘管唸罷！』

說着，漢門德便想拉他的妻靠近他。克沁從他懷裏掙脫出來，說道：『你可曉得，今天晚上，我很想把往日所答應你，將來候我臨死時纔肯告訴你的那樁事，宣佈給你聽。今天晚上，我覺得不論你用什麼刑罰，我都可以忍受。』

漢門德正想和她取笑，只罰她從 *Тыялэва* 那本書裏唱一首詩就可以了，忽聽見有人穿着拖鞋，好像很憤怒的樣子，向他們寢室走來。這是他父親麥格基的腳步聲，他們倆是常常聽慣的，漢門德這時心裏未免有點忐忑不寧，不曉得他父親這急急的跑來爲的是什麼事。

麥格基將走到寢室門口便大聲怒喊道：『漢門德你立刻把你的妻驅逐出去！』漢門德看看他的妻，找不出她一點慌張的形跡。她只用手掌掩住她的面孔，心裏希望她自己化爲無物。這時那隻枇杷野鳥兒的歌聲，仍然一陣陣的飄漾進來，

不過沒有人在那裏靜聽罷了，世界上的美是無盡的，——不過，唉！無論什麼東西——都是瞬息改變就是了。

二

漢門德從外面走進來同他的妻道：『真的麼？』

『真的，』克沁答道。

『你爲什麼這久都不告訴我呢？』

『我屢次三番想對你說，那曉得總是失敗。我真是個可惡的婦人啊！』

『那麼，現在告訴我罷。』

克沁用一種很堅定的聲音，很嚴肅的把她的身世一一告訴給漢門德聽。她的身世，好像赤着足在燒紅的烈火裏，一步一步慢慢兒走似的。却沒有人曉得她的痛苦。漢門德聽她講完了，便站起身來，一聲不響的走了出去。

克沁心想她丈夫從此一走，永遠不會回到她那裏了。那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她曉得她丈夫的舉動，和別的意外事一般，都是出於自然的。——最後那幾分鐘，她的心便變成這般的乾澀和冷淡。

她看來只有世界和愛情是樁空無的東西，始終都是虛偽的。她想到往日她丈夫待她那般的恩愛，不知不覺的嘴唇裏漏出一絲乾枯的，勉強的，無樂趣的笑；心裏好像有一把極尖利，極殘忍的刀兒，在那裏一刀一刀的割似的。她心裏想：愛情這樣東西是充滿人生的；是廣大無際，永久不衰的；是了無止境的；能夠造就愛戀和感覺的深度；雖霎時的分離，便痛苦萬分；片刻的歡晤，也覺甜愛非常——這就是愛情這樣東西！愛情所倚靠的東西是很薄弱的。一經觸着僧侶「永久」的愛情，便立刻碎成一掬的塵埃了。漢門德對她說：『好美的晚景啊！』還不過片刻之間，現在良宵還沒有盡。同一晚上，同一批樺野鳥兒，仍然在那裏唱曲子；同一南風，把帳子吹得飄搖不定；同一月兒的光，照到窗邊牀上，好像有一個女英雄樂倦了正在

那裏安憩似的。這些全都是假的。愛情這樣東西，比較她自身還要虛偽。

三

漢門德那天晚上沒有好睡，第二天早晨起來精神錯亂，疲乏到了不得，便到寶烈家裏訪寶烈。『什麼消息？我的孩子。』寶烈招呼他道。

漢門德這時已經怒得像烈火一般，顫聲說道：『你好！你破壞我們的階級（註：印度國民的階級）！你毀辱我！現在只好請你賠償了。』說到這裏，他喉裏好像有物哽着的樣子，再不能往下再說了。

寶烈帶嘲帶笑的說道：『你保存我的階級，你救護我，未受社會的放逐！你還很誠懇的撫我的背。』

漢門德本想他婆羅門教徒的怒氣，儘可以把寶烈化爲灰燼，那曉得他的怒氣，只不過他自己在那裏爆發罷了，寶烈却坐在那裏，毫不介意，而且很安寧的樣子。

「我往日可有得罪過你麼？」漢門德悲聲問道。

寶烈說道：「讓我問你一句話：我的女兒——我只有這一個女兒——她往日有什麼事情得罪過你的父親？那時你年紀還小，或者沒有聽見別人說過。那麼，你且聽我講給你聽。你自己不要動氣！後面我所講的是很有趣的。」

「我的女婿名叫李伯根德，是個下流人，他偷了我女兒的珍飾，私自便逃到英國，這事發生的時候，你年紀很小。過了五年之後，李伯根德忽然從英國跑回來，已經變成一個律師了，那時村裏騷擾的情形，說不定你還可以記得一二。否則，你正在卡爾卡塔唸書，或者全然不知也說不定。你的父親那時自以為是一村的領袖，便宣言倘若我仍然把我的女兒送回李伯根德家裏，我必須要拋棄她，不能再認她做女兒，以後再不得准她走過我的門檻。我不覺急了，便伏在你父親的足上，懇求他道：「好哥哥，請你救我這一次！就是罰我的女婿去吃牛糞，行 *Penjaha* *chittam* 禮，我都可令他去。只求你恢復他的（指李伯根德）階級就可以了。」但

是你的父親是很頑固的，我雖然這樣卑屈去求他，他仍然執拗不肯。這時我的女兒，既非我所有，就是住在那裏，也沒有什麼樂趣，我便和我的家鄉親友告別，獨自一人搬到卡爾卡塔那裏住。那曉得我在卡爾卡塔那裏，仍然有許多煩惱跟着我。我在卡爾卡塔剛把我姪兒的婚事弄妥，你的父親便又從中煽動那女子（指他姪兒的未婚妻）娘家裏的人，他們便取消這樁婚事。我氣昏了，我發誓：我身上的血管裏，倘若有一滴婆羅門教徒的血在裏面流動，我一定把我自己殺却，來報復我自己的讎。現在恐怕你也略略知道這樁事了。是不是？但是請你稍等片刻。這事是很有趣的；如果我從頭至尾細說一遍，你一定很喜歡聽的。

「你在大學唸書的時候，我有個相熟的人叫做敗里得斯的，是我的寫鄰。可惜他現在已經死了。住在敗里得斯家裏的，還有個青年女子，叫做克沁，是克斯舍地方一個良家的遺女，父母早死，身後非常貧苦，只剩她孤身一人。那女子出落得倒也美麗，那個老婆羅門教徒（指敗里得斯）也很細心看護她，免受那些大學生們

的耿耿虎視。不過一個年輕女子，存心要遮蔽老年人的眼睛，那是最容易沒有的事。她常常到屋頂曬衣，那時你也常常到你的屋頂上溫習功課。你的屋頂和敗里得斯的屋頂是很接近的，你們倆到底在各人的屋頂上交談沒有，我是不能夠說。不過從那時起，那女子的行爲舉動，未免起了那老人家的疑心罷了，克沁對於她平日所管理的家務，也時常發生錯誤的地方，她好像巴比脫一般（註：巴比脫是破壞神 *SINE* 的妻）漸漸廢寢忘餐，入了戀愛的道兒。這還不算，有幾天黃昏，她在那老人的跟前，沒緣沒故眼水汪汪，淚兒滿面，不曉得哭些什麼。

『後來敗里得斯纔曉得你們倆常常在各人的屋頂上互相瞧視。有時你還不去學校上課，下午告假回來，手裏拿了本書，便躲在屋頂上；看上去你倒好像忽然間變成不愛熱鬧，喜歡幽靜讀書一般。敗里得斯沒法，便跑到我家裏來，盡情說給我聽，請我指教他。我說道：「叔叔，你的希望到 *Bennies* 地方進香，是希望了好久。你現在極可以趁這個機會，到那裏走一趟，那女子（指克沁）儘可以交給我。」

管理。我當替你看護她。」

「敗里得斯聽了我的話，便去進香。我把克沁搬到司力柏脫家裏，假說是我的女兒。以後的事情是你深知的。也不用我說了。今天我從頭至尾說給你聽，我心裏覺得很安慰。這事倒很像小說的材料，你說是不是？我本想把他編成一本書兒，印了出版。不過我自己不是一個著作家。聽說我的姪兒倒很喜歡著作——將來我一定要命他替我編了出來的。倘若你能夠和我的姪兒一塊擔任編述，那是再好沒有的事，因為這書的結論只有你能够曉得清楚。」

漢門德一點都不注意寶烈結尾那幾句話，問道：「克沁往日曾反對這樁婚事沒有呢？」

「好，寶烈說道：『那是很難猜度的。我的孩子！你要曉得婦人女子的心是怎樣構造的。他們（指婦人女子）嘴上說「不」，其實他們心裏就是「是」那麼解。克沁自從搬了家那幾天，沒有見着你的面，她好像差不多發狂似的。你呢，也好像找着她

新遷的住址一般因爲我看見你說是到學校上課却只管在司力柏脫家門前徘徊不去，你的眼睛也並不向着到總統大學那條路看，好像有什麼東西引誘你的眼睛似的，只管向着人家的窗裏亂覘，這扇窗除了羽蟲和青年的癡心，沒有別的東西可以飛得進去。那時我很替你們倆抱悲觀。我覺得不但於你的學業大有妨礙，而且克沁的景況也很可憐。

「一天，我喊克沁到我的跟前，說道：『我的好女兒，你且聽我講。我是個老年人，在我的眼前，自然沒有什麼樂趣。我也曉得你心上的人，其實那個少年（指漢門德）的景況也是沒有希望的。我是很願意把你們倆撮合起來的。』克沁聽了這語，淚兒涓涓的淌了出來，立刻便逃走了。過了這次，有幾天黃昏時候，我到司力柏脫家裏，常常把克沁喊到我跟前，和她討論你的事情，因此漸漸去却她的羞怯。後來我便明白對她說，我想替她結婚，她問道：『那怎樣能夠呢？』我說道：『不要緊。我把你假裝做婆羅門教的女孩子，那就可以了。』我和她議論了好久，她要求我問你

可贊成這樁婚事不贊成，我便答道：「胡說，倘若對他說，他一定喜得要發狂，何必去問他呢？」讓我們安安穩穩舉行婚禮——好好的做，結局總是好的。爲什麼有正路不走，要走歧路，使他終身不樂呢？況且沒有一絲洩漏的危險。」

『我不曉得克沁是否贊同我的計策。她時哭時靜，不曉得懷着什麼心思。倘若我說：「那麼，我們罷手不做罷！」她越加覺得坐立不安了。當時我差司力柏脫到你那裏提議這樁婚事，你毫不躊躇，立刻答應了。那時各事都已經辦妥了。」

『雖定婚那天不久，克沁的態度越加變成強項，我費了多少艱苦才勸伏了她。她常常對我說道：「叔叔，罷手不做罷。」我立刻責備她道：「你什麼意見！現在各事都弄妥了，我們怎能中止不做？」

『她說道：「隨你把我送到別的地方去。就說我已經死了。」

『我說道：「那麼，那少年將來發生什麼事情呢？他這時像在第七層天裏一般的快樂，以爲明天便可以達到他希望了好久的目的；你今天反賊我把你死亡的消

息告訴他。結果，恐怕我明天要把他死亡的消息告訴給你，明天黃昏的時候，恐怕你真死的消息又有人告訴給我了。小孩子，我這樣的年紀，你可是以為我還能夠做謀殺一個女子及一個婆羅門教徒的罪人麼？」

『結果這樁婚事還是依期舉行。我覺得對於我自己好像釋了一擔重負一般。以後的事，你是曉得最多的。』

漢門德沉默了些時，突然說道：『你替我們做了件不可挽回的傷害，以後就不能夠停止了麼？』

寶烈仍然很自在的說道：『我看見你妹子的婚事已經辦妥了，我自己對自己說道：「我已經破壞了一個婆羅門的教徒階級了，那是我義務上的理性要做的。現在第二個婆羅門教徒的階級又要危險了，這次我的義務是應該救止他。」所以我便寫信告訴他們：你娶了一個首陀（註：印度國民四階級中最下等的人）的女兒做妻子。』

漢門德奮力說道：『倘若我棄了那女子（指克沁），不曉得她又得着怎麼結果呢？你可以給地方她住，給東西她吃麼？』

寶烈很鎮靜的說道：『我只能夠盡我義務上的事情。我的義務并不是管養別人的棄妻的。外面有人麼？給漢門德先生倒一杯諸古力牛奶來，加些冰下去。還拿些餅來。』漢門德不待牛奶拿來，便站起身告別走了。

四

第五天晚上，月兒變成清白色了，——晚上很覺烏黑。烏的歌聲也沒有了。池邊那棵荔枝樹，看上去很似大地上一點墨跡一般，不過顏色稍爲淡些罷了。南風在黑暗裏，盲吹瞎撞，好像一個睡着走路的人一般。天空裏的星兒睜着不瞬的醒眼，直穿黑暗，像要測度人間的玄奧。

寢室裏也沒有燈光。漢門德坐在窗旁的牀沿上，眼睛只管呆瞧着前面的黑暗。

克沁躺在樓板上，緊抱着，枕着她丈夫的足上。時間像海洋一般，沈靜到了不得。司命運的神好像已經把這些情景，繪成一幅畫兒——當中坐着一個裁判官，一個罪人倒在他的足上，四面空空洞洞一點東西都沒有。

拖鞋走路的聲音又聽見了。麥格基走到門口說道：『你時候也够了，——我再不能夠寬限了，快把她驅逐出去罷。』克沁一聽見這幾句話，立刻盡她一生的熱情緊緊抱着她丈夫的足，和他親吻，很尊敬的把她的額兒碰她丈夫的足，然後起來。

漢門德站起身，走到門口那裏，說道：『爸爸，我捨不得拋棄我的妻。』

『什麼！』麥格基怒吼道：『難道你不怕失却你的階級麼？』

『階級我是不措意的，』漢門德很鎮靜的說道：『那麼，我連你也不要了。』

